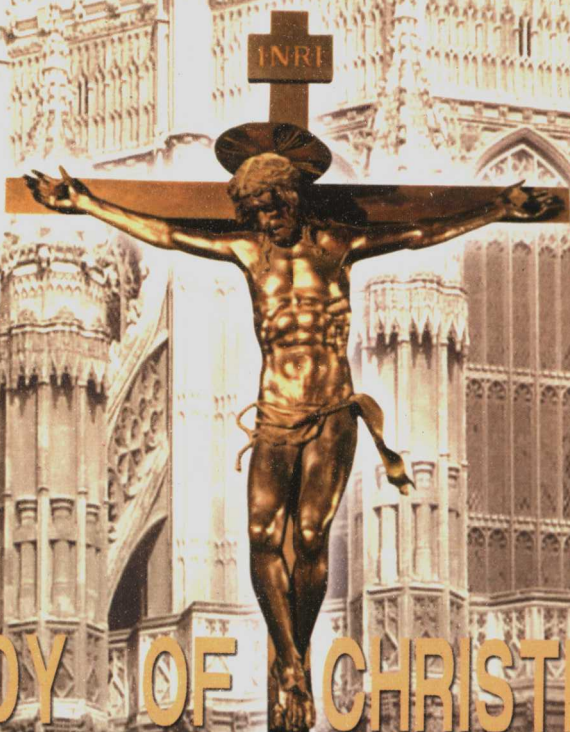


基督宗教研究

STUDY OF CHRISTIANITY

第七辑

卓新平 许志伟 主编



STUDY OF CHRISTIANITY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宗教研究

Study of Christianity

(第七辑)

“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卓新平 许志伟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宗教研究. (第7辑)/卓新平、许志伟主编;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ISBN 7-80123-648-3

I. 基… II. ①卓… ②许… III. 基督教-文集 IV.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5554 号

基督宗教研究(第七辑)

卓新平 许志伟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主办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100009)

电 话: 64095216(发行部) 64095221(编辑部)

责任编辑: 陈红星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410 千字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80123-648-3/B·248

定 价: 35.00 元

前言

在“全球化”发展的当代潮流中,“地域化”的要求也日趋强烈,由此形成了二者的张力与共构。这样,人们开始关注“全球地域化”的问题,并探讨这一处境与基督宗教的关联。为了较为广泛和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与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再次合作,于2003年12月4日至7日在北京好苑建国商务酒店组织召开了“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

与往年一样,这次研讨会得到学界朋友们的热烈响应,不少资深学者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会并发表论文,中青年学者更是踊跃参加。而与往年不同的是,许多仍在校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亦积极与会,并且在会上发表论文,与学界同仁分享其学习心得。这样,应邀与会和前来听会的学者人数达到110多人,会议组织者共收到了60多篇学术论文。这次会议除了突出“全球地域化与基督宗教”这一主题之外,亦让学者们畅所欲言,就其研究或感兴趣的议题发表见解、展开讨论,从而保持了 we 这种学术会议开放、多元的特色,有着积极而宽松的学术气氛。

这次研讨会共分为十个专题讨论,包括“全球化、中国、基督宗教:背景与问题”,“全球化、中国、基督宗教:影响与回应”,“全球地

域化与基督宗教神哲学”，“全球地域化中的基督宗教伦理与价值”，“全球地域化与宗教对话”，“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共构及张力”，“全球地域化处境中的中国基督宗教”，“全球地域化视域中的生态、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基督宗教发展的历史回顾”，“研究、教学信息与动态”等。

围绕这些专题向研讨会提交及发表的论文则包括“全球化与文明冲突”，“全球化与基督诸宗教”，“张力和国力——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之反思”，“全球化处境下的基督宗教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文明的冲突，或无知的冲突？”，“全球地域化与基督教一神信仰”；“中国基督宗教教义学在全球地域化语境中的新取向”，“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基督教学术的问题意识”，“在全球地域化中继承中国与基督宗教传统”，“全球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和问题”，“中国基督教在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挑战”，“先知性批判：基督教在中国全球化处境中的使命”，“基督教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寻求‘全新思想图式’的努力——论基督宗教与世俗人文主义思维模式的关系”，“神学的公共性与当代神学的人文价值”，“园丁或是园主：一个基督教入学的观察”，“两种辩证法：黑格尔与克尔恺郭尔论自我”；“基督教和世界诸宗教之间的新关系”，“反对对话：宗教多元化时代遭到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马丁·布伯的相遇哲学及其对基督教的论述”，“多元论与身份：一对相互威胁的范畴”，“马克斯·舍勒的基督教共同体思想——兼论‘协调时代’中的宗教对话”，“神学与人文学的对话如何可能？——从舍勒对尼采的价值论批评说起”，“后奥斯维辛时代生活是否可能？——布伯相遇神学简论”，“‘我——你’关系和对话的责任”；“基督教生态经济学：从全球地域化观之”，“俄罗斯生态末世论的历史流变”，“从蒂利希的认知视域来反思当代中国生态危机”，“普世主义及其矛盾”，“正义战争论溯源”，“希腊化的不均衡性与基督教的多元性：全球地域化以环地中海文明之整合为例”，“道教中的身体信仰与上帝信仰的弃绝

性”；“宗教哲学的学科性质”，“个人的沉沦与拯救——尼布尔的救赎论”，“由一个对宗教本质的心理主义的解释想到的”；“全球化趋势中的家庭与基督教伦理”，“基督宗教的基本伦理关系”，“论基督信仰中‘罪意识’的伦理意义”，“伦理之人与宗教的终结？”，“东亚社会转型中的价值资源”；“圣经与中国经典：全球地域化中的阐释学”，“当代诗学视域中的圣经人物”，“从《约伯记》与佛教《阿含经》看因果观”，“选择的正当性何在？——施特劳斯关于《创世记》‘生命树与智慧树’的阐释与论证”，“全球地域化的大学教育与基督宗教”，“震旦大学性质辨析”；“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透视”，“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区域发展”，“基督宗教与现代化处境中的中国伦理团契——以周至教区乡民天主教徒信仰口述为个案”，“从现实的要求与历史的启示看中国基督宗教的发展前景”，“东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基督教新教在北京地区传播探析”；“晚明至清中叶天主教善会述论”，“传教士对吴历奉教的影响”，“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乡村宗族与地方教会的发展：闽东三村五论”，“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嬗变——以赫士(Watson Hayes)为例”，“基督宗教在近代华北的传播与现代社会转型——以张伯苓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为例”，“文本与口述之间——YMCA 干事口述访谈及口述史料在基督教研究中”；“‘诠释当代基督教：全球化进程与区域特征’国际学术研讨会之介绍”，“全球化还是地域化？——读《下一个基督王国：基督宗教全球化的来临》”，“河南大学圣经文学研究所的教学与研究”，“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和宗教文化研究所的教学与科研情况”等。

为了使这些学术见解有更广范围的讨论，启迪更深入、系统的研究，我们从中选编了部分论文，收入《基督宗教研究》（第七辑），作为“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出版发行。这些论文代表作者自己的学术见解和观点，仅供读者研究和参考。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及论文集的出版得到了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

育联合董事会的支持和资助,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和加拿大维真学院中国研究部筹措了部分会议经费和论文出版经费。对于各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友好帮助,在此致以我们的诚挚谢意!

卓新平

2004年8月

目 录

前 言	卓新平(1)
“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学术研讨会	
欢迎辞	卓新平(1)
全球化与文明冲突	赵 林(4)
全球化下的基督教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	王美秀(14)
文明的冲突,或无知的冲突?	罗秉祥(24)
全球地域化与基督教一神信仰	江丕盛(40)
中国基督宗教教义学在全球地域化语境中的新取向	
——十个课题、两个趋势	温伟耀(57)
在全球地域化中继承中国与基督宗教传统:一个儒家	
——基督新教的观点	赖品超(83)
文化祛除巫魅	
——全球地域化与基督宗教	刘光耀(100)

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关系管窥·····	徐长福(119)
神学的公共性与当代神学的人文价值·····	杨慧林(133)
园丁或是园主? ——一个基督教人学的观察·····	林鸿信(164)
基督教和世界诸宗教之间的新关系:詹姆斯·弗雷德里克的比较神学思想述评·····	王志成(185)
多元论与身份:一对相互威胁的范畴? ——雷蒙·潘尼卡的回答·····	思 竹(198)
后奥斯维辛时代信仰生活是否可能? ——布伯相遇神学简论·····	刘 平(219)
基督教生态经济学:一个对全球化的批判性反思·····	陈家富(233)
俄罗斯生态末世论的历史流变·····	梁 坤(250)
全球化趋势中的家庭与基督教伦理·····	关启文(267)
基督宗教的基本伦理关系·····	赵建敏(295)
论基督信仰中“罪意识”的伦理意义·····	龙尚勇(311)
伦理之人与宗教的终结? ·····	张晓梅(325)
圣经与中国经典:全球地域化中的诠释学 ·····	李炽昌(337)
当代诗学视域中的圣经人物·····	梁 工(355)
全球地域化的大学教育与基督宗教·····	吴梓明(365)
震旦大学性质辨析·····	王薇佳(386)
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透视·····	李平晔(411)
基督教新教在北京地区传播探析·····	佟 洵(424)

明末天主教徒韩霖与《守圉全书》·····	汤开建 吴 宁(429)
晚明至清中叶天主教善会述论·····	康志杰(448)
传教士对吴历奉教的影响·····	骆 洁(467)
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嬗变——以赫士 (Watson Hayes)为例·····	姚西伊(484)
“宗教爱国”的提倡者	
——南开学校创办人张伯苓简论·····	侯 杰 李 钊(501)
文本与口述之间	
——YMCA 干事口述访谈及口述史料在 基督教研究中·····	赵晓阳(518)
“诠释当代基督教:全球化进程与地区特征”	
——南非普托利亚大学国际研讨会的评述·····	陶飞亚(529)

“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 学术研讨会欢迎辞

卓新平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界朋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自 1998 年成立以来，即寻求一种开放性、包容性、交友性和辐射性的学术交流及沟通之途。召开这种既有资深专家参加、又向年轻学者开放，不拘一格、畅所欲言的学术研讨会，正是上述开放性思路的创意之一。这一创意得到了加拿大维真学院、尤其是许志伟博士的大力支持，也得到海内外有关学术机构、基金会和学界朋友的热情关心和支持，特别是亚联董在近几年的鼎力相助。由此，即形成了我们每年召开这种气氛轻松、形式灵活的学术“神仙会”之局面。每次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我们都能听到不少建议和评议，也有不少同仁向我们提出了相关要求，但由于条件所限和会议的“非正规”特点，我们很难接受所有建议、满足所有要求，故请大家多多理解和谅解。例如，今年的会议我们邀请了不少正在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与会，但有更多的青年学者也想参加。为使会议规模不至于过于膨胀，我们只能有所限制，难以满足所有的要求。值得高兴的是，虽有种种不足和不够完满之处，我们的会议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界朋友

的支持和参与,使我们受到鼓励和鼓舞,继续策划和组织这类会议,并保持其特色和风格。在此,我谨代表会议组织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向与会的新朋老友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大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会议选择“全球地域化与中国基督宗教”为主题,反映了我们当今时代发展的特点和人们的关注。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中,“地域化”(localization)的呼声亦与日俱增。“全球化”与“地域化”看似矛盾、指归不一,却在今日世界中有机共构、在二者之张力下彼此共存。自西方学者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等人提出“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这一主张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这种张力与关联之共在,并由此辨认当代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迹象及时代特色。中国基督宗教的当今发展,亦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这种全球化和地域化的交织进程之中,成为“全球地域化”特色鲜明的宗教。人们所深入讨论的基督宗教之“普世性”和“中国化”,正是这一发展趋势和中国教会现状的生动写照。在“全球地域化”这一处境中,究竟什么是中国基督宗教的“本真”和应有“存在之态”,“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特色所在,这是中国基督教界和学术界所普遍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基督宗教在“全球地域化”之影响下正出现与其以往传统不同的存在方式、信仰特色、神学理论和人员构成之嬗变。当然,要了解中国基督宗教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不可能仅限于某一静止的横截面,而必须善于捕捉其动态的发展线索。这样,中国基督宗教历史的回溯之纵向,以及其与世界、中国社会发展密切关联之横向,都应该纳入我们的研究视域,值得我们去发掘、去深思。因此,希望我们这次会议能有助于我们对“全球地域化”境域中的中国基督宗教之认知和研讨达到深化、获得突破。

作为学术“神仙会”,我们与会的目的不仅仅是纯学术研讨,亦涵盖学者相遇、交友和寻求合作机遇等意趣。这方面的成功,我想

不少与会者也自有体会和同感。所以,我们的研讨会在突出主题的同时亦坚持保证其一定程度的开放性,鼓励其他题目的发言,欢迎学者提交其最新研究成果和介绍学者本人及其所在机构的研究和教学情况。我们不奢望靠一次这样的研讨会来解决某个艰深的学术难题,却希望借此来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关注并加入我们的学术行列,投身于基督宗教的研究领域。当今中国的基督宗教学术研究本身即与这种“全球化”、“地域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它受“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却有其“地域化”的独有特征。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在见证历史,更是在创造历史。这一历史究竟会以何种面貌来展示,恰恰在于我们大家“当下”、“此在”的参与和努力。为此,祝我们的参与有积极进展、祝我们的努力有可观成果!谢谢大家!

全球化与文明冲突

赵 林

一、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

全球化问题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和实业界共同关注的一个时髦话题。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时代潮流,最初仅仅只是经济界和金融界中的一种现象。但是在今天,它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经济生活的范围之外,在人类生活的各种领域中都引起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尤其是文化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出现,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森严壁垒发生了松动,一种建立在彼此尊重和相互平等基础之上的文化融合前景似乎已经隐约可见。但是与此相对,后殖民时代的传统文化复兴浪潮(文化保守主义浪潮)和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呼声又导致了一种日益明显的文化上的全球分裂现象。这样一来,21世纪的人们将面临着一种令人尴尬的境况:一方面是通过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而席卷其他领域的全球化过程,另一方面则是依靠传统的巨大惯性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文化特色的本土化要求;一边是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另一边是文化多元化的潮

流。这种新的矛盾冲突就其实质而言,仍然是 18 世纪以来西方与非西方、中心与本土、殖民主义与种族之间的传统矛盾的继续。但是相比起殖民时代的那种暴虐残酷的征服手段和统治方式而言,全球化的过程是在一种潜移默化和引人入胜的舒适环境中进行的,它以一种温柔的同化手段和不可抗拒的利益诱惑使得生活在西方世界之外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源于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游戏规则和思维模式,从而使整个世界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融为一个休戚与共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共同体。

从价值的角度来看,由西方确立的某些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确实体现了更多的人道原则和平等精神,它们代表着一种更高的文明目标。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世界在制定游戏规则时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一种双重标准,因此,尽管某些价值规范和游戏规则在西方范围之内是合理的和公正的,但是一旦应用到非西方世界中,马上就会成为一种带有浓厚的文化歧视色彩和霸权主义味道的东西。事实上,“全球化”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深深的西方中心论的烙印。虽然从总体上来说,全球化的结果是有利于全人类的利益的,但是全球化的价值取向、基本规则和运作过程都是首先以西方世界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由于殖民时代所造成的心理阴影,非西方世界的广大民众在情感深处仍然对西方文化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这一点在伊斯兰教世界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因为历史的伤痛而导致的反西方心理,更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现及其所导致的传统宗教、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进一步加强,从而造成了当今时代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文化对垒和此起彼伏的各种暴力冲突。在 21 世纪,这种文化多元并立的格局将不会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在文化的差异性方面,21 世纪将比 19 世纪和 20 世纪表现得更为突出。

如果用一种宏观的和长程的历史眼光来审视 18 世纪以来的

世界文明的演进趋势,我们就会发现,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整个人类世界在西方化浪潮的冲击下经历了一次潮涨、潮落的过程。18世纪以来,一个经历了文化自我更新和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洗礼而异军突起的现代西方文化,凭借着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一场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时性扩张运动,从而拉开了我们通常称之为殖民化或西方化的历史过程的序幕。在这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的冲击之下,不仅是那些仍然停留在原始蒙昧状态中的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地区,而且也包括亚欧大陆上的那些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的古老国度,都纷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个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就由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发起的殖民化浪潮,在18世纪以后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荷兰和法国的崛起而愈演愈烈,到19世纪末叶达到了顶峰,从而使整个人类世界都处于西方文明的羽翼覆盖之下。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被优势的西方文明整合为一个休戚与共的整体,西方世界已经把各种异质文明都成功地纳入到自己的文明体系之中——俄罗斯和日本已经按照西方模式进行了现代化的转型,印度的实际控制权早在18世纪下半叶起就已经被掌握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手中,伊斯兰教世界从18世纪末期开始逐渐被英、法等国所鲸吞蚕食,中国紧闭了数百年之久的国门也在1840年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至于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等蛮荒之地,自从第一批殖民主义者来到之日起就日益被改造成为仰承西方鼻息的边缘地带。因此,19世纪末叶似乎已经成为这样一个时刻,西方人可以信心十足地宣称:西方对于各个异质文明的征服和同化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今后的世界历史将是主流的西方文明引导着全人类进入普世和平和永久幸福的历史。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序言中描述了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时西方人的这种踌躇满志的历史终结感:“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

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 1897 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彷徨，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像很多人在 1897 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 1871 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 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①

然而，20 世纪并不像 1897 年的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充满了和平和幸福的明媚春光，而是在血腥的暴力和苦难的战乱中辗转呻吟着度过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肉体 and 心灵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而冷战的阴影并没有因为两大阵营对垒的结束而被驱散，至今仍然像梦魇一般笼罩在人们的头顶。与 20 世纪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相对应，20 世纪各文明体系之间也没有像 1897 年的西方人所预料的那样走向进一步的融合，而是出现了相反的趋势——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文化的分裂也日益成为不争的事实，东方各大文明体系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与西方文明分道扬镳的迹象，“现代化而不西方化”已经成为 21 世纪非西方世界的共同呼声。如果说在 1897 年，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确立的优势地位似乎将永世长存，那么到了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像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

① 亚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序言第 1-2 页。与 19 世纪末叶的情景相似，在 1925 年《洛迦诺公约》签订以后，西方人又一次陷入了长久和平的确信中，张伯伦宣称，该公约标志着“和平年代和战争年代之间的真正分界线”。西欧人普遍相信，“洛迦诺精神”将至少会给欧洲带来几十年的和平和繁荣。然而仅仅十多年后，在欧洲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即使在这十多年里，局部的齟齬也始终没有停止过。